

欽定晉書

卷三十四之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晉書卷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衡上黨太守祜
察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汝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
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
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
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更免因謂祜
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
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
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侍郎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追以忤意見斥祜
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

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
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
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爲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
璣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賽簪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
重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
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
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
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
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
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
帶身不被甲鎗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獵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綮當營門曰將軍
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
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
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
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
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
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鈞之間而朝議用臣不
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
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憲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曾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
膺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革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
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
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退鎮吳西陵督步闖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
之甚急詔祐迎闖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闖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
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劙皆違詔命無大

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贊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譖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顥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酈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詣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祐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苟勗馮紈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王東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祐時人爲之語曰

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櫂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靈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

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
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竟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
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
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
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
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
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
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
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
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
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宣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至
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
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詢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

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嘵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閩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詣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詣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

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
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患
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
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
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髮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
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
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沖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
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
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
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
不以侯歎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東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
也令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
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

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祐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僧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祐參同庶事祐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欓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愛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

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夷恩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識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敷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祐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宮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爲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祐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

之宗主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爛矣

丞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鄧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爲利禡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旣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祐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爲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祐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僞盡歎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爲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

子錫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

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第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曆曆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達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數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在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

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頽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彊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尙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譖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

制從之預以時麻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麻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此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一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寶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者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

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結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某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叅軍樊顯尹林鄧主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巢等率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